

公教進行第十一種

論聖保祿宗徒

中華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處出版

北京關東店甲一號

公教進行第十一種

論聖保祿宗徒

中華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處出版

北京關東店甲一號

# 論聖保祿宗徒序目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代序    | 一  |
| 引言    | 五  |
| 傳略    | 五  |
| 致命簡史  | 一二 |
| 勇毅的性格 | 一六 |
| 特出的學識 | 二一 |
| 超凡的聖德 | 二六 |
| 傳教的成績 | 三三 |
| 遺書    | 三八 |

代序

# 蔡總主教論聖保祿宗徒



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對公進男子部訓話大意

今天是聖保祿宗徒瞻禮，是公教進行會男子部的主保瞻禮，我們過此瞻禮，在聖保祿宗徒身上有兩件事是很可注意的：一是本性的，就是聖保祿具有天賦的絕頂聰明，和他的剛毅勇敢。一是超性的，就是聖保祿原為一個要摧殘聖教會的大罪人，忽然得到天主的寵照，使他變成了耶穌基利斯督的大宗徒，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超性的大奇跡。

由超性方面，聖保祿宗徒所獲得的恩寵，又可分三段事蹟來講，這三段事情，可以概括聖保祿由改過而成為大宗徒的一生平實的撮要

論聖保祿宗徒

，也可以供吾人的則效。

第一段是聖保祿前往達瑪斯爲難教友，在路上忽然從天射下一道光來，他跌倒在地，眼睛瞎了，從此他回頭了，他說了一句格言：『我的生活是基利斯督，死是獲利，』可知聖保祿自從回頭後，既以耶穌基利斯督的生活爲自己的生活，他與耶穌基利斯督儼成一人，換言之，他化成了耶穌基利斯督。

第二段是聖保祿回頭後，即勇敢地傳揚耶穌的道理，不辭勞苦，到各地方傳教。這時他也有一句格言：『我惟有因被釘十字架之耶穌基利斯督而誇耀』，苦架救主，是他傳教唯一的對象。耶穌基利斯督爲救人類而流血，門外漢認爲愚不可言，甚且認爲奇恥大辱。大宗徒却正因爲吾主受苦難而感覺主恩無涯，人類價值爲之提高，怎能不苦口婆心向教外人講述，跋山涉水，大聲急呼，都是那種榮幸心理的表現。

第三段，是聖保祿晚年的時候，仍然老而不衰。爲天主的光榮努

力，到教外地方傳揚聖教，直至爲耶穌受苦受難而致命。這時他也有  
一句格言：『我將要作灌祭，因爲我起身離世的時候來到了，這一場  
好仗，我打完了。當跑的路程，我跑到了頭，信德，我也守了。從今  
以後，必有公義的榮冠，爲我存留，到那一日，公義的判主，就要賞  
給我。』聖人一生爲天主的忠僕，爲天主的光榮奮鬥，勇敢和邪魔打  
仗，至死方休，以邀天主之賞。

聖保祿宗徒的行實，很可爲公教進行會男子部的寫照，可作公教  
進行的綱領。觀上面所述的第一段，那是聖保祿宗徒的內修生活，我  
們也須先下內修的工夫，就是要使我們的生活，相合於耶穌基督的  
生活，耶穌是我們的生命，我們要與耶穌化成一個人。第二段是  
指示我們，不但要有內修生活，還要向外表現出來，就是我們自己得  
到了天主的特恩，沾受了耶穌救世的恩典，也要引導他人生活於基督  
斯督，同樣獲得救贖之恩。所以我們都有傳教的責任，要把耶穌基督

斯都的真理向外宣傳，先充實自己的內修生活，而後向外擴大，進一步作愛德的事業。第三段，是告訴我們不但要傳教，還要護教。我們要勇敢的爲真理而奮鬥，爲天主的光榮，使傳教的各種事業，不斷進步，作護衛聖教的干城。

以上三段事蹟，即內修生活，傳教生活，護教生活，是聖保祿宗徒一生行實的撮要，他的生活可作公教進行會會員的準則。公教進行會男子部揀選他做主保，希望你們公進會員都能學聖保祿，都做成教外人的大宗徒，都生活於耶穌基督，依賴耶穌爲吾人的生命，以傳揚耶穌名爲吾人的責任，以光榮天主，愛護真理，爲吾人奮鬥的目標。我們爲基督而生，爲基督而死，認人生在世是戰場，不以死爲畏忌，却以死爲利益，在世界上爲真理打好勝仗，將來也能得聖保祿宗徒一樣的榮冠，天主要把光榮的花冠賞給我們。

# 論聖保祿宗徒

## 引言

公教進行會男子部主保，在公進總部第一屆大會時，共同選定了聖保祿，因為保祿是「外教人的宗徒」，意思是：保祿平生最重要的工作，是向外教人傳教，他的性格，傳教的精神，方法，都是值得我們公進職會員仿效的，他在他的十四件信函及宗徒行傳中，所陳述的美妙道理，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，那末，關於他——聖保祿公進男子部主保——我們要作一個簡單的介紹，用作公進職會員的師表，傳教工作的標準。

## 傳 略

聖保祿的一生工作，差不多全是向外教人傳揚耶穌的福音，所以獲得了「外教人的宗徒」的徽號，他原名掃祿，生在西濟利亞的達爾西



地方，時在耶穌降生後三年；他的家庭是屬於本雅明族，信仰法利塞黨的，而又入了羅瑪籍。童年時，在本鄉讀了希拉文字，稍長，就到日露撒冷去研究法律，那時他不過才十二歲，拜了加瑪略爲師，但他所學得的聖經的智識，使後之讀他的書翰的，無不驚奇稱異：他不曾效法他師傅對待教友的善良和靄，反之，「他對祖宗的遺傳，更加熱切」，積極的迫害了天主的教會，聖斯德望的被殺，他是作會堂的代表，前去參加；把日露撒冷的許多教友，拘於監獄，或者驅逐到很遠的地方去，後來他還想加害於達瑪斯的教友，但離達瑪斯不遠了，耶穌忽然發現給他；他立變了態度，前後如出兩人，要求領洗後，就到達瑪斯會堂宣講耶穌是天主子，爲時不久，隻身到亞拉伯地方去，準備自己將要負擔的重大責任。三年之後，又到達瑪斯，駁斥猶太人，堅認耶穌就是基多。爲了猶太人的反對，不得已，就往日露撒冷去，在那裏見了宗徒之長聖伯多祿和本城主教雅各伯（亦爲宗徒之一）；但在那裏

也不能久住，得了天主的默示，回到他的本鄉達爾西，暫時躲避猶太人的謀害，在本鄉居住了些時，就同巴爾納伯到安底約基城，開始向外教人傳教的工作，在那裏建設了第一個由外教而奉教的人組成的會口。

保祿同巴爾納伯在安底約基城工作了一年，勸服了許多的人信認耶穌，那時因爲在日露撒冷鬧着兇荒，安底約基城的教友，募集了一宗款項，爲賑濟日露撒冷的災荒，是保祿和巴爾納伯帶了款項前去的；他們在此行的路上，保祿得了特別的默示，得見不可用人間語言形容的天國，因此更壯了膽氣，重新回到安底約基時，天主聖神就特別揀定了他們作向外教人宣傳福音的宗徒。他們偕了馬爾谷（此爲又一馬爾谷，非聖史馬爾谷）起程往西普祿島，該島的長官色爾日保祿者，聽了聖人的道理，就回頭認識了天主。後來馬爾谷因故他去，保祿和巴爾納伯週遊了邦非利亞，比西底亞，利高尼亞等地，到處宣傳耶穌的福音，猶太人雖然想盡了各種方法，阻撓他們，但終無效力。

保祿同巴爾納伯既回到了安底約基，繼續他們已往所有的工作；當時有幾個猶太人信教領洗的，對於梅瑟割損的禮儀，仍謹守不替，他們那時就提出了「外教人信教領洗的，是否仍遵守梅瑟的古禮」的問題。他們那時共同推舉了保祿和巴爾納伯赴日露撒冷，參加宗徒們的會議，在那會議上，決定了由外教而信教領洗的，無遵從梅瑟古禮的必要；但爲免猶太人之奉教者的見怪，又議定了幾條猶太人特別反對懽棄的，命令由外教而奉教的暫時避免，如此新舊方容易調諧和睦，免得無味的爭執。這個議決案，使安底約基的教友無不滿，但問題却沒得完全解決。因爲爲時不久，這個問題，因了別個事故，重新提出，形式上雖說與前不同，而骨子裏却與前者無異。事實是如此：宗徒之長伯多祿，從前在安底約基時，和由外教信教的人，同居共處，毫無嫌疑，後來他恐怕日露撒冷的猶太人之信教者的見怪，就不敢同那些新教友來往；保祿看到伯多祿的辦法，要擾亂在安底約基教會的平

安，動搖新教友的信念，毫不客氣的勸責了伯多祿一番，並引經據典，證明了耶穌不只爲外教人受難而死，完成救世大功，就是猶太人，耶穌也救了他們，所以凡奉教者，無論是從外教或猶太古教來的，都不必再遵行梅瑟的古禮了。

以後不久，保祿同西拉，把日露撒冷大會上宗徒們的議決案，帶往他以前所建立的各會口，向他們宣佈，後來又偕同他的徒弟弟莫德，作第三次的遠征，向外宣傳耶穌的福音。當時保祿受了天主的默示，同他的伴侶，一同到馬其頓，後在特落亞德地方，路加也加入他們的隊裏，一齊去了非利浦，德撒洛，伯洛厄等地，在各該地建立了新的會口。但猶太人無地不與他們作難的。渡海到亞加依亞省的雅典去，但在那兒居留不久，就回到格林多，在那兒久居，也在那兒建設了最大的會口。後來又到亞加依亞去，猶太人煽動羣衆，反對保祿和他的同伴，不得已，就又離開亞加依亞，到依利亞省去，再回格林多，

居留多日，就繞道哀弗所，日露撒冷，而回安底約基。

耶穌降生後五十三年，保祿在安底約基城度過了嚴冬，就開始他第三次的遠征，這次把耶穌的福音，傳遍了小亞細亞；繼續不斷的在哀弗所住了三年之久，宣傳福音，成效很大，竟致在那裏的賣祀邪神物品的營業大減，那些邪法人，因見自己的營業，受到如此大的影響，便蠱惑羣衆，驅逐保祿他去，不得已，就離開哀弗所，去巡視馬其頓，亞加依亞等地的會口，從亞加依亞回日露撒冷時，在米來多會見了哀弗所的長老們，告訴了他們將來的危險：在地魯和塞撒肋，他就預言了個人要被逮捕。

保祿因爲攻訐猶太人的古禮，不遺餘力，被人告發，當時日露撒冷的主教雅各伯宗徒，爲顧全猶太人的面子，並爲使保祿不再被猶太人懷疑，就告訴他到聖殿裏，當衆宣佈個人的志願，證明並未曾相反過猶太人：那時就被人視作輕褻教禮教典之罪人，被捕入獄；他久已

想去的羅瑪，却不是他自由前往，而被人解送前去，被捕之後，初在日露撒冷會堂聽審，後到塞撒肋，總督費利斯親身出庭嚴審；二年之後，又在費斯都總督前辯訴，那時保祿却要求到羅瑪天子責撒肋前去候審。所以六十年的秋天，被解送到羅瑪，路上經過了多少的風波，第三年才到了羅瑪，那兒的猶太人，不屑與他同居，所以二年之久，他只和監守他的兵丁同住一個小小院所；但他得自由出去，就利用這個好機會，向外教人去宣傳耶穌的福音，然而對於在他處已建立的會口，也頗關心，未嘗忘懷。

過了二年的流徙生活，寫宗徒行傳的路加，就此絕筆；關於保祿的案件，有什麼結果，並未指明；但據後來教友們的記載傳說，保祿在羅瑪天子前勝訴，從監禁中，重獲自由，後又到東西各地旅行，宣傳耶穌的福音，及至六十七年，在羅瑪同日同伯多祿獲得了致命的榮冠。

## 致命簡史

我們在前邊保祿傳略裏，曾經說過寫宗徒行傳的路加，只記載到聖保祿被械送到羅馬，以後就絕筆！所以關於聖保祿的致命歷史，我們不能在聖經上找證據，只有依靠聖教初興時聖教會的著作家的記載，如今我們把那些著作，歸納地研究一下，得到聖保祿的致命歷史如下：

聖保祿的致命是尊高的。自然，凡是致命聖人，他們致命的事跡，都是尊高的，爲天主流血，那有不尊高呢？但聖保祿的致命，却有其特別的情形，茲略述於後。

你去翻閱羅瑪的歷史，你就知道乃落皇帝的暴虐無道，殘酷不仁的政策，恐怕前古後今，沒有一個可以及得上他的，聖保祿是在他手中授首的。聖保祿致命，是在當時聞名的羅瑪城，所以代爾都良說：

「保祿獲得了羅瑪的祖籍，因為他因着致命的豪壯，重生於羅瑪。」

聖保祿同宗徒之長伯多祿，同日同時，授首致命。他們致命的原  
因，也有可記者。宗徒行傳上記的那個邪術人西滿，當兩位宗徒到羅  
瑪傳教時，他也到羅瑪去，為阻擾宗徒們傳教的事業，聖保祿常常和  
他鬥爭。最後，他因邪術，騰升空際，保祿則祈求天主，使他墮地而  
傷其腮，乃落見了他的血而懷恨保祿，因乃落曾因西滿的邪術而獲得  
娛樂也。又乃落的荒淫歷史，凡治羅瑪史的，當無不知之者，聖保祿  
曾指責他的淫行，冀其悔改，孰知乃落反老羞成怒，將聖人置於監獄  
而後殺之。

聖人被殺後不流血，却由傷處流出白乳，這正是象徵着他的潔淨  
無罪。這是聖盜博羅削，聖若望金口等都認為實事而筆之於書的：「  
納匝肋人比雪還要潔白，比乳還要乾淨，赤紅勝過象牙，美麗超出寶  
石，」耶肋米亞先知的幾句話，正在保祿身上驗證了。



因保祿被殺後只流清乳，而不流血之奇跡，當時就有幾個執行的差役，回頭信主，後來也得了致命之恩，在羅瑪致命聖人冊子，有隆目諾，亞賽多，瑪日多三位致命聖人，就是因此信主而致命的。

保祿被殺，頭落地上，跳躍三次，所接觸的地點，此後便流出三個清泉，日夜汨汨，常流不竭，且三泉之水，各俱風味，絕不相同，以至於今，羅瑪三泉，便成爲有名的勝地。

首先爲耶穌致命的斯德望，掃祿——後來的保祿——曾經參加殺死他的密謀：「作見證的人，把衣服放在一個少年名叫掃祿的腳前」，是斯德望被人用石打死時，掃祿也在場的明證；但斯德望致命時，曾爲害他的人求天主寬赦，果然，天主沒虛了他的祈求，使掃祿後來變成了一位大宗徒，使兇狠的狼，變成了善良的羔羊。既到了保祿致命時，斯德望從天降下，前來參加，可不是爲殺害他，却是爲接收他的靈魂，送到天主台前。這段歷史，是聖教初興時傳爲佳話的，樞機主

教雅各伯代未特亞各寫的聖瑪利歐尼亞致命傳記，就引用過這段故事

論到聖保祿致命的年月，和他在多大年紀上致命的問題，有兩個不同的主張，如今我們只提較確實和通行的主張，這個主張說：保祿是在他回頭後三十四年，耶穌受難後三十六年，他六十八歲上致命的。因為普通都認保祿是在乃落皇帝十三年上致命的命，由乃落十三年上溯至帝伯略皇帝十八年，正三十六年，耶穌在那一年受難而死的，保祿的回頭，卻在耶穌受難後二年，二十六減二，為三十四年，所以保祿回頭後，傳了三十四年的教，就在羅瑪致了命：那年他恰有六十八歲，據這個統計，保祿的回頭正是他一生的中間一年，回頭的前後各三十四年，這也是一件很奇異的事情。

保祿致命的第三日，顯示給乃落皇帝，曾經給惡皇說明，除了信仰耶穌外，沒有別的途徑，可以使人得救的，惡皇因此心中頗為驚恐

不安，尼西弗羅在他的著作中，有這一段故事的描寫。

聖人致命後，東方的教友們，願意把聖人的屍首，帶回東方去埋葬；但那時忽然風雲色變，閃電交加，教友們知係天主聖意，不欲聖人埋葬東方，遂於羅瑪擇適宜之地而葬焉。在聖人致命的地帶，後來有多少致命聖人，也都是在那裏致了命；聖教會爲紀念聖人致命，就在那個地方的左近，建築了聖堂，以迄於今。自從聖人的血，染紅了羅瑪的地面後，便把一個萬惡的羅瑪，變成了一個惟一的聖城，自那時，到現在，以迄於將來，羅瑪是要因此永垂不朽焉。

### 勇毅的性格

聖保祿在未回頭信認基督前，是加入了法利塞黨；法利塞黨在當時如德亞人中間，是最貴族的一黨，他們差不多都是飽學之士，關於祭獻天主，和講解聖經，以及司法等大權，都在他們一黨人的掌握；

我們試讀聖經，到處可以証實以上的說話，聖保祿所加入的一黨，不但是法利塞黨，而且是黨中最高的一級，「他們若肯作証，就知道我從最初，是按着我們教中最嚴緊的一派，度法利塞人的生活」。這是聖保祿在亞基巴王前辯訴時，自認他原是法利塞黨，所作所爲，他同黨的人，有目共睹，毫無隱諱。「最嚴緊的一派」，所謂最嚴緊，按希拉原文，可譯爲最尊貴或最熱誠的一派。法利塞黨，當初是很好的，是想恢復如德亞人原先的規矩教理的，就是要使他們的民族，一如當初他們的先祖如亞巴郎，雅各伯，依撒格等，一樣的信認恭敬事奉造物的主；在他們的一黨中，也出過不少的名人，就當耶穌在世時，尙有許多很忠誠地守著他們黨義的，如夜間訪問耶穌的尼各得睦，耶穌死後，贈以墳塋並埋葬之的若瑟阿利瑪弟，聖保祿的師傅加瑪略等，不過日久天長，黨中的份子複雜起來，漸漸地變了他們本來的面目，形成了一派假善欺人的僞君子黨，所以耶穌對於他們這一黨十分

不滿意，常常斥責他們的毛病，揭穿他們的內幕，稱他們爲假善人，詛咒他們不正當的行爲，勸戒宗徒們，小心提防他們的邪說謬理，爲此他們心中懷恨耶穌，設計把耶穌殺害，就是對於耶穌的徒弟，也要想法除去之，大有斬草除根，一網打盡之概。聖保祿既加入他們的一黨，所以對於擁護他們的本黨，不得不用各種手段去剷除耶穌的信徒。我們從他的種種動作上，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極忠實，極誠懇的法利塞黨員，他對於他的黨，極端關心，極端擁護，所以他以一個少年，就自告奮勇，率領人馬，到處查拿逮捕信仰耶穌的信徒，行動雖說荒謬，而其心實無他，他以爲如此做作，才是遵守教規，謹行主旨呢。

「掃祿殘害教會，進到教友的家庭，把男和女，拉去監禁」；「掃祿對主的門徒，仍事威嚇殘害，他到大司祭前，請得一角文書，前去達瑪斯府各會堂，若找見了信奉此道的，無論男女，立即逮捕，送

到日露撒冷。」這正表示着他是一個血熱的人，忠實於他的信仰，關心於他的主義，我們且看他後來對人怎樣伸述他當時的心理：「你們聽見從前我在如德亞教義上如何，我那時殘害天主的教會，超出一切；關於如德亞教義，比我同時的人進步的更多；關於先人的遺傳，更加熱心。」他所以窘難新興教會的理由和方式，在此地明明白白地描繪出來，使後之讀者，可以了解他作事的心理，他之殘害天主的教會，非惡意的，而實可以說是善意的，是爲擁護他的信仰，他的主義，有反其主義或信仰者，不惜以武力來解決一切。惟有如此的人，才是有用的人，才能樹立大業，建立大功，後來保祿得爲「主之特選工具」，未始不是以此；所以他既回頭信仰基多之後，所作事業，所受艱難，也都超出他人以上。

古聖祖雅各伯在臨死之前，將十二個孩兒，都召到面前，預言他們每一個人將來若何，說到最後，指本雅明說：「本雅明是個強暴的

狼，早起吃所獵獲的，晚上就分散他所奪取的物品。」這話後來在保祿身上完全證驗了，你看他起初如何殘害基多的信徒，然而不久他却變了樣，不再想剷除新興的教會，反一變而為擁護者，宣傳者，且超出一總人的宣傳者。「心大志高而有爲的人，往往先陷於種種缺點裏，這些缺點正指示着他是適合於修種種的德行，若是用相當的規律範圍他，猶如梅瑟之殺死埃及人，雖是一個罪惡的行爲，然而却正是預徵他將來豐富的收穫；保祿起初之殘忍，也是一種毛病，然而也正是他後來豐富的象徵。」聖奧斯定的這種說話，是的確的，因爲有誰爲到普世去宣傳福音，能及得保祿的雄心與熱火？有誰及得他勞力更多？有誰比他遭遇的艱難苦痛更重更大？關於這些，我們且待下面再談；希望讀者，讀過以上一段的保祿傳記，如果我們是被各種毛病纏身的，別失望，當效法保祿的勇敢回頭，「主，你欲我何爲？」；如遇有陷溺在罪惡的別人，對他別灰心，因爲他許是天主特選的工具。

哩。公進會員既以宣揚公教，主國臨格爲目標，那麼，站的是宗徒的地位，負的是宗徒的責任，最好是將聖保祿的歷史傳記，讀個嫻熟，好能在相當的範圍內去效法這位傳教的大宗徒。

### 特出的學識

聖保祿的書翰，不是整套的流傳到我們的時代，這是在下邊我們將要說起的；但是只就現存的十四封書翰，你去仔細研究，留心考察，就可見到聖保祿的知識不是常人可以及得上的，所以無怪乎聖伯多祿說他——保祿——所寫的一些道理，是不易明白的。保祿書翰所包括的範圍很大，凡關信德，教會的理論，無不包羅。比如論聖寵，預簡等很難解決的問題；論耶穌救贖世人的功績，論婚姻及夫婦間的責任權利，論守童貞的尊高，論聖禮聖事及彌撒祭禮，論天神有九品，論聖教會的階級制度；主教，神父，六品等所有的職責；對於這些



問題，聖保祿都有很完全，慎重，詳細，確切的討論。保祿是在達爾西跟着名師研究過學術的，所以他的學識非常超脫充實，以致連他同時的外教人，也沒有不稱奇他的，竟還有人說他的學識超過了柏拉圖；這不過是關於俗學一方面的，現在略而不談，只談他的聖學。

聖保祿特出的知識，不是從人學習得來，而是由天主默示的，這是他給加拉達人寫的信上明明說的。他給格林多人的第二信上曾說他神遊過三層天，見了聽了不可言傳的境界和奧秘。所以聖保祿不是在世間的學校內學得了那些知識，而是天主親自教給他的，似乎在天堂上，他已受了天主的委任，作福音的宣傳者，世界的名師。梅瑟在西奈山上，同天主談話至四十日之久，下山之後，如同一個新人，爲天主特選的民族製定了法典，又引導他們到了福地的邊沿。聖保祿却不是西奈山，而是在天堂上，得了天主的默示，如同先知，且不只如同先知，却是一位降到下界的天神，把福音中的奧秘，宣傳到普世之

上。阿利熱大哲人說：有些人以聖保祿就是耶穌所許於宗徒們的施慰之聖神者。

聖保祿外教人的宗徒，不只是外教的宗徒，很可以說是伯多祿以及天神之師傅。當着伯多祿關於聖教會應享的完整自由之權有所懷疑，也似乎有點屈服於如德亞人的成見時，保祿就利用着明智剛毅的態度，終久把伯多祿的偏見給挽回了：「幾時賽法——伯多祿的別名——到安底約基時，我當面責勸了他，因為他是應被責的。幾時我見他不是完全遵着福音的真實時，當着衆人我給賽法說了，你幾時是如德亞人，而行事如同外方人，不是如德亞人，你怎麼還要使外方人如德亞化呢？」他回頭不久，就被選爲宗徒：「你們把巴納和保祿分開來，我另有任用。」這是天主親口所說的話，所謂另有任用者，用其作外方人之宗徒也，用在教導其他宗徒，教會與天神也。「你們應盡力之所能，了解我因基利斯督而所有的智慧；向外方人傳揚福音，這

恩典是天主給了我的，本來我是宗徒中最小的一個；好使天主的執政者，掌權者（論者按；執政與掌權，此處係指天神言，）藉着教會好明白天主的百般智慧，這是在萬世之前，因我們主耶穌基督預定了的。——這是保祿給哀弗所人的信上的話，這不是明明說了，連天神也要因他而了解天主的奧跡嗎？

聖熱羅尼莫，聖教會的大聖師，有名的聖經學家，他曾說過，無論誰，卽便是俗人，或者是工人，商家，都應當讀聖保祿的書翰。如果爲了職務的關係，無暇去精讀，至少要注意聽他人講解。所以聖熱羅尼莫終身不離手的，是聖保祿的書翰，他看保祿的智慧，如同聖蹟一般。

保祿的書翰，將整個的聖教道理包括無遺了，前古後今的一切邪說，也都可以在那些信件中，找到駁斥的理證，無怪乎一些背棄信德的人們，都不肯承認聖保祿的這些信件；或者是全部抹殺，或者的部

份的擯棄，或者是全部承認那些信件是出於聖保祿之手，但只是保祿個人的話，並不是因天主聖神默示而寫的。後來的誓反教徒，也是不肯承認聖保祿的書翰，至少要把牠誤解，去證明他們的錯誤邪說。這就如有了病的人，諱疾忌醫，當然醫生給他開的藥方，不肯吃，然而結果是他自己被害；如果一個病人，肯聽從良醫的指導，不問那劑藥是否苦口，但爲着病好，他是必要吃的，吃了就可得到病除的效力，如同聖奧斯定，不就是一個很有力的證人嗎？奧斯定因爲讀了保祿給羅瑪人的信件上的話：「不可在荒淫，醉酒，邪樂，嫉妬，鬥爭中生活，但該行事端莊；不要任慾縱私，但要效法我主耶穌基督。」奧斯定讀了這些話以後，不免觸起心中的感覺，從此立志改遷，一反從前之所爲，後來竟成爲聖教會的大聖師。從此可見讀聖保祿書翰之神益，這也證明了聖保祿的智慧的一斑。

### 超凡的聖德

「坐言千里，不若起行跬步。」耶穌在聖經上也曾嘗申斥法利塞黨人，說他們只知道坐在梅瑟的座位上，給別人以不能負的責任，他們却不肯一動手指，「醫生，請先治你自己，」這一句話，一般人很可拿來以塞講道人的口，如果他們言行不相符。聖保祿的口才，道理，凡是讀過他的傳記和信扎的，無不稱奇的確，保祿因着天主賞他的天才，替聖教建設了偉大的功業，樹立了聖教會的根基。但是，除此以外，聖保祿還有他成功的要訣，就是他能言行相符，決不是只坐在象牙寶塔中去說風涼話的人，我們如今且少談幾句他的聖德。

聖保祿從天主手中得到的使命，是向外方人，或更好說向各階級，各地地方的人去宣傳耶穌的福音，所以他須能應付一切的人，他所以表現出的道德，須能吸引一切的人，所以他須具有一切的德目於己身

。「對希拉人，我希拉化；對如德亞人，我如德亞化；對於一切人，我一切化，爲的是將一切的人都給基利斯督賺下，」這是保祿自己論他個人應守的行爲上的信條是如此。他的確也如此作了，所以他一身就是一切德行的明鏡，你願修什麼德行，都可取則於他。

對於講道理，切不要賣弄你是一位哲學家，有口才，有學識，對於一般平民，你也不要多說話，尤其是關於很精細高深的學理，說個粗淺的比喻，比如吃飯，你不可只說應如何吃，應有何等態度，只你作出個方式來，別人自會跟你學。所以對於知識薄弱的人，不該只重講演，尤要的是講演以後的實行。空談理論，其路遠，躬行實踐，其路近；我們的聖保祿就是如此，他能言行一致，所以獲得了很大的效果。「我們表示我們是天主的侍役，就如在許多的忍耐，患難，貧窮，困苦，鞭打，勤勞，儆醒，守齋，潔淨，知識，寬宏，慈愛，聖神的默感，無偽的愛情，真實的道理，天主的神力，在左在右的義德的

兵器，「這一大串子德目，聖保祿不只說說而已，也不只是給教友們開出了一紙修德行的課程表，而是他自己奉行惟謹，不敢或疏的。聖熱羅尼莫說：「聖保祿如同一隻載德行的船，誰若想稱量她一下，他就見到保祿的德行，把這隻船壓到要沈的程度。」

聖保祿又如一個花園，內中植滿了各色各樣的香花，那些花的香味四散，在他的言行裏，都可感覺得到，不但你感覺到那些花香，還可在那些紅花綠葉中間，摘取一大些個菓實。

你想要謙遜的紫羅蘭嗎？「我是使徒中最微末的一個，我不應稱爲使徒，因爲我以前窘難過天主的教會」。「最後，基利斯督也現示於我，如同不成熟的菓實」。「賞賜了我這個恩賜，是如諸聖中最小的一個」。「我輕褻了主，並窘難而侮辱了他。」這些話表示着保祿是何等的坦白，何等的謙虛，絕不把自己的罪過，遮掩蓋藏，如同一般假善欺人的僞君子。

你想找補贖的歿藥嗎？「耶穌基利斯督來在這個世界救贖罪人，他們當中我是第一個」。「我克制我的肉體，使牠作爲奴僕，我深恐我向別人宣傳了，而我自己反被棄絕」。「我們曾經有時是不智者，無信者，錯誤者，追逐着私欲邪樂，在惡意，嫉妬中生活，恨人者，彼此怨望」。幾時我們的救主的慈愛，善良宣示於外了，不是按着我們行爲之應得，只是因着他的仁慈救了我們。」這又是表示着保祿如何克苦補贖的精神。

你要節制的橡樹嗎？「到現在我們忍飢耐餓。」據古來的傳說，保祿終身不曾飲過酒，你讀保祿給他的徒弟弟莫德寫的信，也可推測出上邊的話不是憑口空說。保祿勸弟莫德不要但飲清水，也可喝點酒，爲了他的胃口不大好。這大概是弟莫德因自己的師傅不飲酒，所以自己也戒了起來。使徒行傳上載着保祿曾發過納匝肋人的誓願，所謂那匝肋人誓願中最好的一條，就是不飲酒，你在他的書翰中，這裏那



裏，都可看到他是何等泊淡，何等節制。

你想貞潔的玉蕝花嗎？「論到童貞的人，我沒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獲得了主的恩典，能作主的忠信之人，就把我自己的意見告訴你們。因現時的需要，據我想人當安常守素」。『我願你們一總的人都如同我一般』。據註釋聖經的大師們的意見，此處明明表示着保祿是守了童貞而未結婚的。

你願意看到輕視世界，和人間的虛榮或侮辱的得勝樹嗎？「我若想着仍然取悅於人，就不是基利斯督的奴僕了」。『在你們或世人的估斷下，我是最微賤的；但我自己也不自斷，有估斷我的，就只是主。』你看保祿不是很可以「禮義之不慊，何恤人之言」的古語自豪嗎？

你想看十字架的雁來紅嗎？「除了十字架上的耶穌，我無可引以為榮的。因着他，世俗對我是釘死了，我對世俗也是釘死的」。『無

人可以使我煩惱，因為我的身上帶有耶穌基督的傷痕。」保祿對於十字架是何等的欽崇而愛護的神情，從這些話完全流露出來了。

你想聞一聞愛主的芳香玫瑰嗎？「我活不是我活，乃是基督活於我內；爲我，生活是基督，死，才是利益。」保祿在他的書翰中，翻來復去，再三再四的用一些表示愛情的句子，以宣示他對基督的情愛。的確，一個人心中充實了耶穌的情愛，自然耶穌爲他就變成了他的口香糖，悅耳的雅樂，快意的曼歌。

「弟兄們，你們已不是世上的旅客了，你們却是聖人們的同鄉，天主的家人」。「我們在世沒有永居的處所，我們追求將來的」。「我們的生活是在天上，所以我們希望主耶穌基督，他要把我們的卑微的肉體革新，和他的光明的肉體一般。」這些話，是保祿常常提到，以鼓勵教友們的心，使他們輕視世俗，愛慕天主。

這類的話，若完全寫出來，未免太長了些，所以現在我們再可以

把『一切誠命滿全的愛德』略爲敘述，就作這篇東西的結論。

「誰能使我們不愛基利斯督？災害嗎？患難嗎？耐餓嗎？赤裸嗎？危險嗎？窘難嗎？刀劍嗎？如同經上寫的：爲了你，我們整日受苦，我們就如牽去被殺的羊，到底，我們爲了愛我們的基利斯督，得勝了這一切。我確知，無論是生是死，是天神，是掌權的，是有能的，現在，將來，勇力，或高或深，或不拘什麼受造的事物，都不能使我離棄了愛主耶穌基利斯督的愛情。」這些災難困苦，都不足以搖動保祿的愛情，所以他一生受了多少窘難，我們一讀他給格林多人寫的第二信第一章便可明白，這個無用再贅。他不但如此愛主，且因愛主之切而愛人，我們讀他的書翰，字裏行間，處處都表示着他的愛情，以致他爲愛人的緣故，寧願自己受基利斯督的棄絕，你聽他說：「我很愁苦，在我心中繼續不斷的疼痛！我希望爲我的論肉身一面是我的親人弟兄們，受基利斯督的絕棄。」意思是：如果爲救那些弟兄的靈魂

，需要我被基利斯督的咒棄，我也甘心情願，我也毫不推辭，這是何等的愛情。真可說「爲人忘己」，豈只愛人如愛己而已哉。吁！偉大哉，保祿的愛情！

統觀以上的這些話，保祿的德行，是無不俱備，你想着修那一種德行，都可向保祿的身上去取法，去學習，去找修成那種德行的方法。公進會員們，既都是負着宗徒的職責，爲完成這個偉大的使命，不得不俱有宗徒們的聖德，那麼，且把聖保祿放在眼前，時時去觀察，去仿效這位向外方人傳教的大宗徒，

### 傳教的成績

聖保祿回頭之後，到處宣傳耶穌的福音，創立了西亞與東歐一帶的會口：他宣傳的方式，或以語言，或以信函，然而使他獲效最多的方式還是他的聖德，他是很明瞭「以德服人」，較比「以力服人」的方法

，其收穫，其效果大得多。他曾經承認自己講道，並不要什麼人的語言或明智，但是因着耶穌基利斯督的德能。雖然如此，他却否認也要人盡自己的力量，去作宣傳的工夫。保祿的胸中既充滿了傳教的神火，他的語言，又充滿了愛德的芬芳，他的行事，又全是愛德的表现，若之何不會得到無數的效果。愛德好比一塊磁石，可以吸引鐵，凡與磁石接觸過的鐵，也就有了引鐵的力量，保祿因愛德吸引了許多的人，與耶穌相結，而又因這些被吸引來的人，吸引了其他無數的人，與耶穌結合。我們如今且看保祿因語言的宣傳，所獲的效果。

保祿用極明顯的話，闡明了公義，潔德，將來的審判等道理，使不仁不義的費斯督心中覺着恐懼不安；費斯督聽了保祿自述的話，也很驚喜他的學識的廣博，曾向他說：「保祿，你的學識太豐富了，反使你發狂。」但保祿說：「不是我發狂，我是說真實的話。」至於亞格利巴郡王聽了保祿的話，心中被了感動，曾給保祿說：「你願意用幾

句簡單的話，勸我也作基利斯當——教友嗎？」保祿却乘機會表明他的希望，不但只希望亞格利巴一個人信奉耶穌，却希望無論誰，凡聽他講道理的都要信奉：「無論話多話少，我只希求着天主，不只你一個人，就是今天一切聽我的，都要像我一樣，除了不要像我身帶鎖鍊。」我們再看路高尼人聽了保祿的道理，如雷震耳，他們自以爲不是人向他們說話，而是神向他們說話：「你們如同是神，藉着人的形像降來我們中間。他們那時就叫巴納伯爲約未斯，保祿爲買爾雷利吾斯，因爲他是說話的首領。」他們還預備了祭品要向保祿奉祭，但保祿很嚴厲地禁阻了他們。

聖奧斯定嘗說：他心中有三種希望；見耶穌於肉體中行動，見羅馬全盛時代的凱旋，與聽聖保祿坐在高座上講演。爲此，奧斯定手不釋卷的常閱保祿的書翰，他竟因此而獲得了回頭的大恩。我們且聽奧斯定自述這回故事：一天，我在園中閒坐，心中二念交戰，一面素信

的異端和習慣罪惡牽引我，不讓我丟開牠們；一面心中的畏懼和天主的聖寵拉我，當此爲難時，忽聽「取而讀，取而讀」的聲浪，我就隨手取了身邊的一冊書來讀，打開書本讀時，正是保祿給羅瑪人寫的信函：「不要荒淫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蕩，不可爭鬥嫉妬，但該穿起主耶穌基利斯督來。」這幾句話，真如一道閃電，把奧斯定心中的兩念交攻的鬥爭，完全給平息了，解決了，從此奧斯定一變從前之所爲，由異端轉入信德，由罪惡跑向聖善。保祿遺下來的死文字，還有如此大的效力，何況他親口說出來的生動的語言。奧斯定念了保祿寫的幾句話，就能使他立變初衷，何況親耳聽他的演講。無怪凡保祿到的地方，無不建起了後代很繁榮的會口，這些在宗徒行傳上，都有很好的記錄，恕我此處不再多提，只希望大家把宗徒行傳和保祿書翰，常常放在身邊，遇機務之暇，也「取來讀，取來讀。」

聖教會歷代的聖人，聖人中的演說家，著作家，有一個不是熟讀

聖保祿的嗎？聖若望金口，聖教會著名的演說家，因為他演說的奇才，才獲得了金口的稱號，聖人平生所最愛讀的書，就是保祿的書函，聖多明我，多明我會的創辦人，他栽培一些演說的青年，他除了四福音聖經外，所介紹給學生研究參考的書，就是聖保祿書函，聖人自己能將那些書函背誦，一字不遺，這可見他是如何地重視牠了。

聖保祿既被選為外方人的宗徒，所以他講道理的對象，就是那些外方人，聖人完全用聖經上的教訓，道理，灌輸他們。「我是向那些不會知道基利斯督的人，宣傳福音，免得人以為我是在他人植了的根基上，完成我的建築；却是『使那些不會聞知消息的，要看見，不曾聽見過的，要明白，』如同經上記載的。」

據宗徒行傳，保祿的書函，和聖教會初興時的傳說，我們知道保祿建設了許多的會口，近如西亞，遠如羅瑪，西班牙等地，也都曾印過聖保祿的足跡，他稱為外方人的宗徒，真是名實相符，所以聖教會



在經文上懇求說：「天主，爾因聖保祿教誨普世」云云。我們中國，四萬萬餘同胞，認識天主的尙無幾，然而他們也都是耶穌聖血所贖的，我們要懇求聖保祿重來斯世，給坐在黑暗蔭影中的同胞們，宣傳耶穌的福音，是希望着在公進會員中，多出幾位聖保祿。

### 遺書

聖保祿宗徒，自被耶穌感化後，到處宣傳耶穌的福音，以此作了終身事業，「我不以耶穌的福音爲羞恥」，聖保祿的偉大的精神，在這句話內，完全透露出來，凡他足跡之所至，都建設了歷史上有名的會口；但他一人，不能兼顧到那許多會口，而新奉教領洗者，對於耶穌的福音，有時不甚了解，又因他們是新教友，對於遵守主誡上，若無人時時警告提醒他們，日久天長，也難免不陷於因循苟且；在聖保祿給各會口寫的那些書函上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那些新建設的會

口的教友，日夜地惦念着，掛心着，增加他們的信德，鼓勵他們的愛德。聖保祿在他傳教的三十餘年的時間，寫了多少這類的書函，我們現在不能知道一個準確的數目，流傳到現在的是十四件，但他絕不只寫了這十四件書函，因為在他給格林多人寫的兩封信上，有這樣的話：「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，……」第一書五章九節「我說這話，免得你們以爲我寫信是要威嚇你們。……」第二書十章九節「弟兄們，……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……」。斐利伯書三章二節——從這些話，我們可

以作一個斷語：聖保祿寫給當時教友的書函，決不只十四件，惟那些書函後來失傳，保存到現在的，只這十四件而已。保存到現在的這十四件保祿的書函，定然是他寫的，或至少是由他授意，而他人代寫的。如與羅瑪人書，是由代爾西俄代寫的。羅瑪書十六章二十二節

這十四件書函，在現在我們所有聖經編製的次序，是後來人的工作，不是保祿個人編輯的；無疑地，保祿個人沒有把他寫的那些信件

，收集一齊，想編一種什麼總集，什麼一束等等把戲，在現存十四封信中，有的是在他被捕以前寫的，有的是在獄中寫的，有的是給某會口全體教友寫的，也有的是給個人寫的。

保祿的書函，是用當時通行的希臘語寫的：對於用語上，他雖不甚講究，「我的言語雖然粗俗」，格林多二書十一章六節但總想法用那些稍微純粹的流行語言；在用語上，既不求精細，而在修辭上，也不十分注意，他唯一注意的，是要把那些真實的道理，灌輸到教友們的心田中，「我的言語雖然粗俗，我的知識却不粗俗」格林多二書十一章六節試一讀那些函件，你就可知道保祿說他知識不粗俗的話是確實的，聖多瑪斯說：「在保祿書函中，包括着整個的神學綱要，因為凡關於超性生命，救贖之恩的大道理，無一件不提到」。然而特別使他注意的，他要特別闡明或要保持的道理，是：一總人得救靈魂，全是仰仗耶穌救贖之功；而耶穌和他福音的活潑的信德，是救靈魂的唯

一的途徑，所以他反覆駁斥當時猶太人的謬說：人要得救，需要遵守梅瑟古誡，需要割損，他們視耶穌十字架上的祭獻，爲無關緊要，或至少不能與梅瑟的古律，有同等的價值，這些僞謬的學說，動搖由外教人而回頭領洗的新教友的信德，保祿不願見自己多少年來勞苦經營的園林，變作荒草狐坡，所以在那些書函上，極力駁斥邪說，衛護正道。這種傳教方法，在當時生了甚大效力，那些新興會口，日趨興盛，未始不是受了保祿這些書函的實惠，就是在今日，也有同樣的用處，所以公進會員，要努力於出版事業，以文字的宣傳，代口頭的不足，在保祿時代有力的辦法，在今日仍要發生同等的效力，是在於我人之善用與否。

論聖保祿宗徒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日再版

論聖保祿宗徒（全一冊）

定價：每本一角

（外埠酌加郵費）

著作者：希

望

發行者：中華公教進行會總監督處

北京關東店甲一號

印刷者：協

和印書局

北京東昌胡同十七號

